

## 讀書班 | 安大簡《詩經》討論紀要 (2019.10.16)

10月16日探討安大簡《詩經·江有汜》，主要討論了“𣦵”與“嘯（歎）”這對異文所反映的來母字與心母字的關係問題，以及“其”“歸”的意義問題。

### 一 音韻學

孟蓬生認為“嘯（歎）”“𣦵”這對異文給見母、明母、來母、心母諧聲的現象又增加了一個平行例證：

棘（棘，見） 麥（明） 來（來） 嗇（心）

變（見） 蠻（明） 孿（來） 孿（心）

膠（見） 繆（明） 蓼（來） 𣦵（心）

並指出：“各家對‘嘯（歎）’的擬音中僅潘悟云先生加了[ɿ]（喻四字的上古擬音），反映出該字跟次濁音相通的情形。喻母來母同為次濁音，‘嘯（歎）’‘𣦵’異文，對潘先生擬音是個有利的證據。”譚樊馬克補充：“視‘𣦵’為心母字‘歎’的異體，是能遵守這個序列的。‘𣦵’如讀‘嚶’，許交切，曉母和心母的尖團轉化就很多了，像宣和喧、戍和威（許劣切）。”

楊軍認為：“來母、曉母、心母的交替恐與送氣或清化的邊音關係更大，‘尖團’是後世[k]組和[ts]組聲母顎化，是否分[ts]組和[tɕ]組，如都變[tɕ]組是不分尖團，這概念不好說明別的音變。據已知的音變，導致變化最重要的是介音。”譚樊馬克認為：“如果從歷時層面來看，聲母韻母的分化可以因為介音。但從共時層面來看，也許就是聲符記錄韻母，聲母的變化有一定的規則，體現某些功能。”

孟蓬生指出：“聲韻變化皆有規則的，只是目前我們未必能夠探明。”並強調：“諧聲現象比較複雜，如何利用諧聲研究上古音大家分歧很大，但當務之急是綜

合運用多種材料，盡可能把諧聲序列疏理出來，為大家提供有用的資料，避免根據部分材料得出盲人摸象式的結論，所以我提倡全息音韻學。”

## 二 訓詁學

董珊指出：“‘不我以，其後也悔’。安大簡《詩經·江有汜》無‘其’字。此‘其’非指代之子，乃是表語氣的將、會，傳本皆補出這個‘其’字，三章‘其’字皆應統一解釋。”

就詩中“之子於歸”之“歸”孟蓬生指出：“‘歸’字的意義有兩說，《鄭箋》：‘婦人謂嫁曰歸。’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：‘歸也者，還歸之歸，非于歸之歸。’此詩異文對鄭說有利。”

執筆：李 蓉

審覈：王化平

終審：孟蓬生